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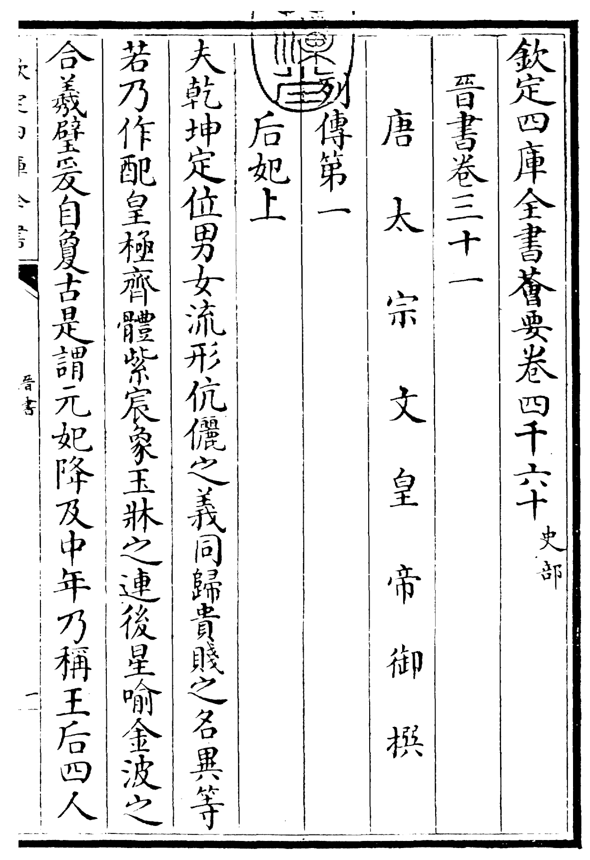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三十一

三十二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十　史部

晉書卷三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

並列光于帝嚳之宫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宫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内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隂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奬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

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肩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衽席感䠒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爲黍苗鷰尾梴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詖

謁由斯外入𡚁德於是内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絶
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
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汙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
后一善勳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
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賈納短青竟
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内平臯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内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榦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

物不足惜處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

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祚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懐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吴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宫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

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

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

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

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

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

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

年十二朗悲后哀慼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

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
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
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
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
也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
内承世冑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
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
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烝

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

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

謚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

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興我

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

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

沉哀罔訴如何窮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

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

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靜隆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敖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

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輀夙駕設祖中閨輼輬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祖母

夏侯氏爲榮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立爲皇后有司

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

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允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

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絶于帝

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

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

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

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

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爲縣君

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且

使亡者有知尚或嘉之於是有司卜吉宅穸有期乃命

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令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内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異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

哀哉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緋告駕啓塗服輦褕狄寄象容車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慼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别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内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于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是其親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

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龎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隂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絶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勑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

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
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
内爲唇齒叶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
刃宫省而復流書募衆以奬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絶
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吕宗叛戾髙后降配
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爲太后非
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
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宫以全貴終之恩

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
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
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遣使者以太牢
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
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
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龎命以慰太后之心
令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龎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龎與庶
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龎臨刑太后抱持

號呌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
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絶膳而崩時年三十
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
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别
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内外詳
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
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
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蘇殖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

太寧二年臣泰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

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
之道務從豊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
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
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
于時祭於弘訓之宫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
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
則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别室者也若以孝
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茍崇私情有虧

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禄勲留擢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别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離思賦曰生蓬户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

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
厠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
忉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
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
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
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
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
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

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慼兮嗟悲傷於離别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絶長含哀而抱慼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宅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

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寓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

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
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
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閫
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
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
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
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
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

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
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
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
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
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
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
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
㣲斯皇妣孰玆克臻曰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

福所幷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内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

終之禮比素上世𨑳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
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絶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
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
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
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
往矣于以令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
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
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絰繐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

相佗佗旌旐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

滂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

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捘亡明神所嘉

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

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

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

露扃闥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

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白

我銜卹儵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巘巘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

舍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縈越在幼沖休
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遡姒比德皇英京室
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
詠我后戾至車服暉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
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兹狂戾闡惠播仁蠲
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囹圄
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儛天人載悅興順降
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

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曣晛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禄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荅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别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内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

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妃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内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

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沖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宫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

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旹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

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

蹴蹈衆人乃知瓘先有毁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勗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

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内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

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内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宅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

后詐有身内槀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謡曰南風烈烈吹黄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

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内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宫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宫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絶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宫使翊軍

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宫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宏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

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頴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乂敗頴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

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勑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隷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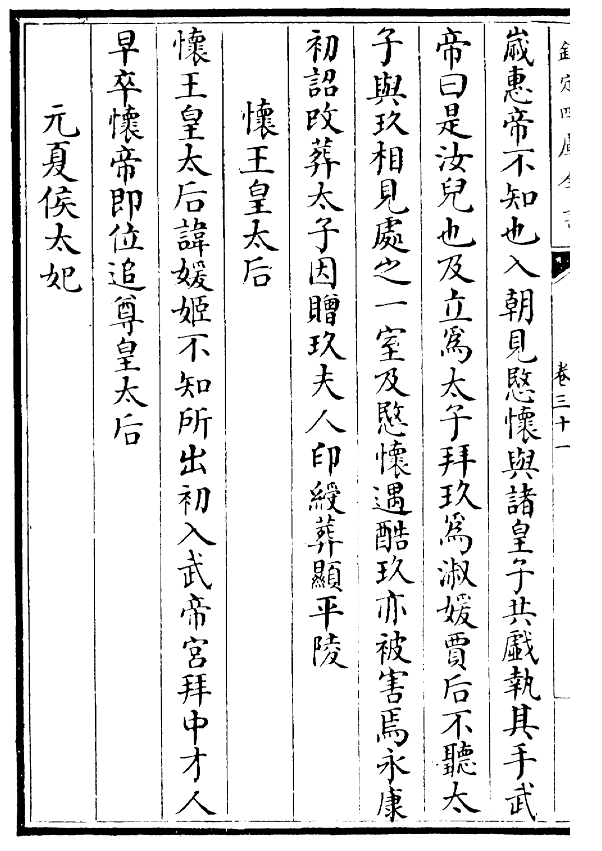
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諠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啟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

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顥見表大怒乃遣陳顔呂朗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為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懐帝即位尊后為惠帝皇后居弘訓宫洛陽敗没于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

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大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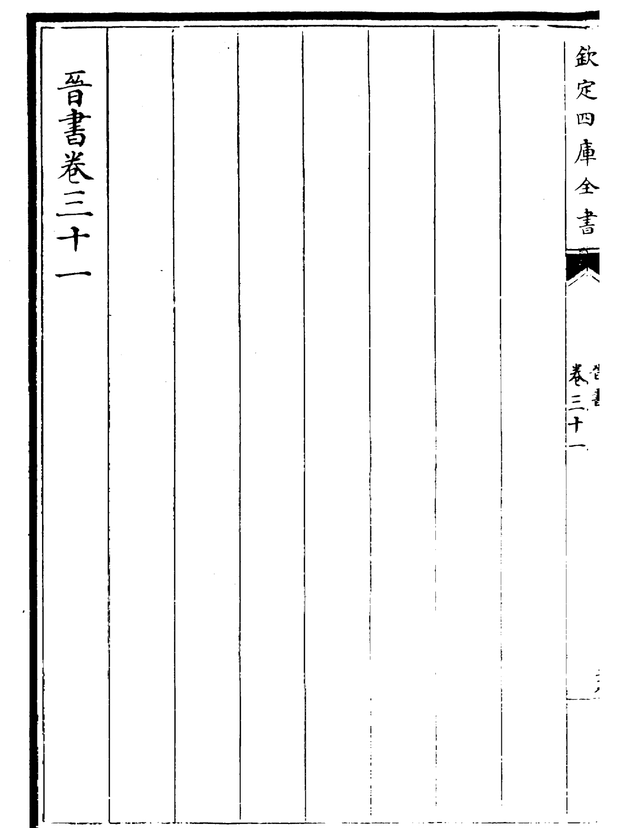
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兖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爲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十一 史部

晉書卷三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黄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為琅邪王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

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為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乃祔於太廟葬建平陵太寧初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邔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

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宫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别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禀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

郡君別立廟於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頴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為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為皇后册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宫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

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粢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於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幾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母邱氏后陳讓不許

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邱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乂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安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簫

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
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為廣陽
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内官旦一
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
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
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
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
陵中惟絜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

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
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
母裴氏為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
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
海王越遇害無子惟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
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

拜為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温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為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為太妃敬合禮典下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彪啓應緦麻三月詔欲降為朞年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

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
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
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
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
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
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嬀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
令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
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

近明移故事以為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
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
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
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
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於内而已
所奉懇到形於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
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沖闇
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

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議衛將軍裒在宫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議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裒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綴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

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托懷及哀

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
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内侍啟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
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
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
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顔色及詔出温大喜簡文
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温又
甍羣臣啟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
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

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
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
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熈殷任姒隆周未足以
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
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
萬幾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
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啟事感增悲歎
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

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徳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

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𧝄於本親謂應齊衰期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

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臣
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
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
后居永安宮桓𤣥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
輿慟哭哀感路人𤣥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
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為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
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

元阻饑而饍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追贈母爰氏為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鄢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為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為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惟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

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䕶賢於吳氏逺矣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名王褒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

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毋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從琅邪王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為琅邪王

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先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

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絶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

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名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崐崘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名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為淑妃太元三年進為貴人九年又進為夫人十二年加為皇太妃儀服一同

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
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
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
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
保劉耽尊為皇太后稱崇訓宫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
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
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
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

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無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期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於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

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恥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廕望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行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支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任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

守晉陵太守王藴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冑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藴妻劉氏為樂平鄉君后性嗜酒驕妬帝深患之乃召藴于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藴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

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宫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别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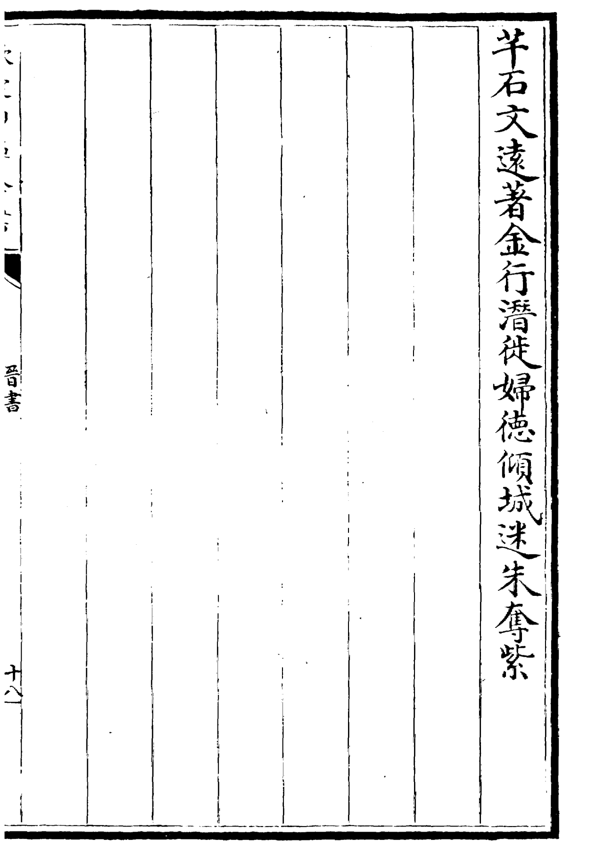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為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宣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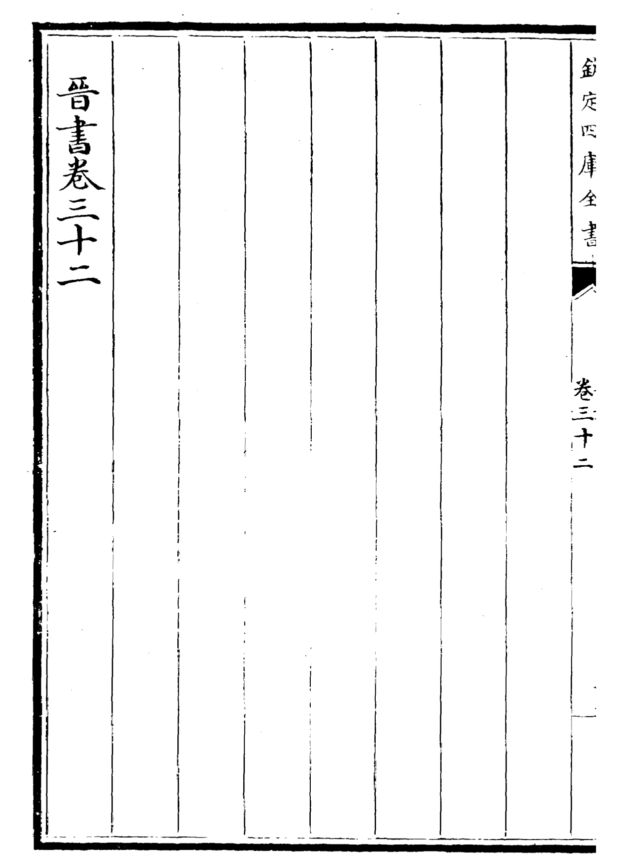
閱禮偶德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賡運歸其後胥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詐運其陰沴翳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于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沖眇託萬幾于上

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丙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釁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辜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爨故劍辭恩池蒲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福極灾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潤終催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吕妾變嬴黃姬化



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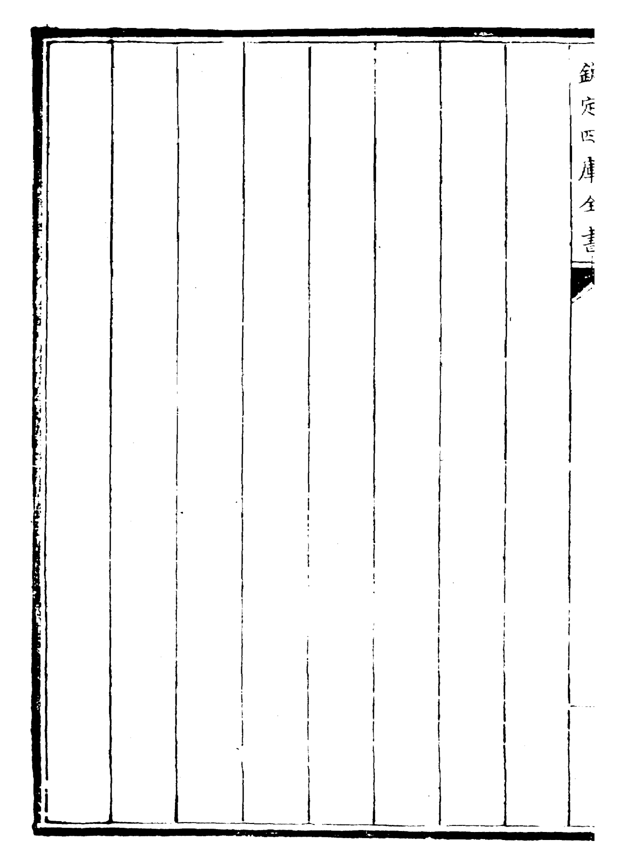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二

謹案卷三十一第九頁後三行景命夙虧刊本夙訛風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卷三十二第五頁前二行詔崇為皇太妃刊本為訛曰據北監本改

第五頁前三行下太常刊本下訛不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周廷琰
謄録監生臣趙立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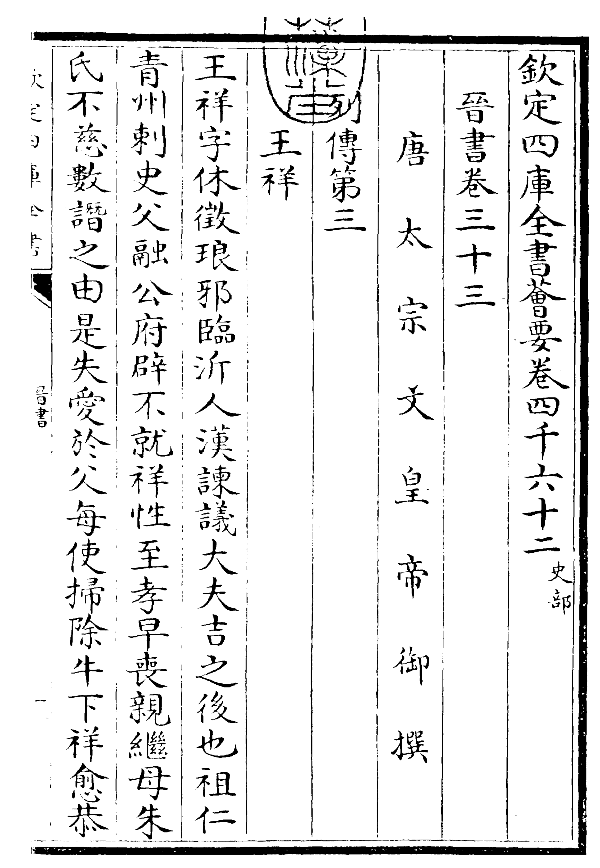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六十二 史部

晉書卷三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

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黄雀炙復有黄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毁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吕虔檄為别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

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内侯拜光禄勲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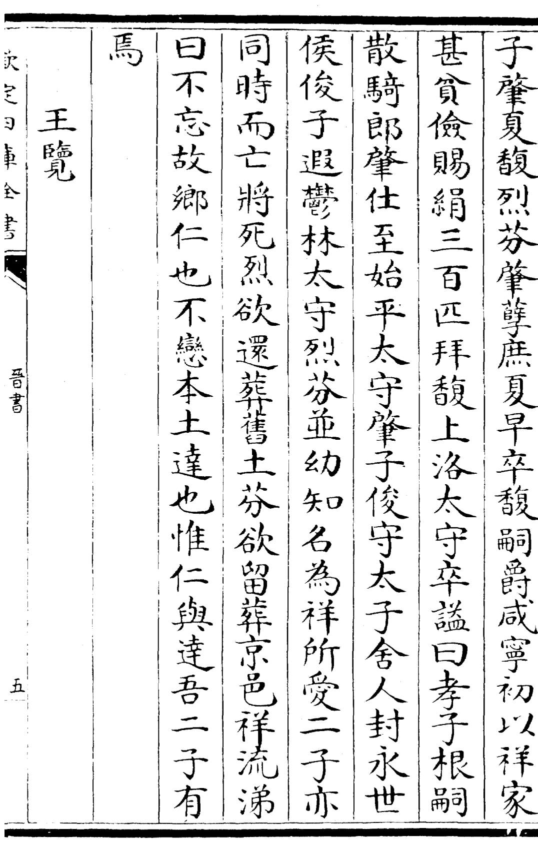
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
陵侯邑一千六百户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
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
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
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
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
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
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虚己

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禄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

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雎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纒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

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復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

五者立身之本顔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



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户泰始末除

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禄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禄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

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存禮任眞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

魏文帝為太子搜揚側陋命沖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禄勲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及魏帝

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祚拜太傅進爵為公頃之司隷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美三俊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

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沉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為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絶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

輔奕世亮玆天工廸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蒙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戚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

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嶶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禄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

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觧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沖無子以從子嶶為嗣位至平原內史嶶卒子簡嗣

何曾 子劭 子遵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曽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為平原侯曽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黄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静為基而百

姓以良吏為本今海内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

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
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
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
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
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
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
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頃之遷
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䰟帝曰臣聞先王

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叅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鋭鋒步騎數萬道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

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毋憂去官嘉平中為司隷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

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

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為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

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祚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誠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曽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賛

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獎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

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劒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

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内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

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

嘗奏曾華侈以銅鈎繖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内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

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髙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宫太子年幼欲令親萬幾故盛選六傅以劭為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為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

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

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黄門郎散騎常侍侍中
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
器為司隷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為魏郡太守遷太
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羡嵩字泰基寛弘愛
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歴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
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
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
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旣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子崇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

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

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鋭卒為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

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將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

邊境多務苞旣勤庶事又以威恵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縁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

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効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詔曰

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

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馬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

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晗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為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為尚書郎越字弘倫早

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
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
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
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為折衝將軍
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為振武將軍征荆州賊李辰穎與
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為前鋒遷中護軍陳眕等挾惠帝
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
幸鄴宫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為右將軍以距浚大

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為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為大傅越參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為當世名士早卒儁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為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

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

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
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
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
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
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
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
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
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經天聽

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恠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

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為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恩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

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出為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嵩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傅祗所糺詔原之燒鴆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刼遠使商客致

富不肯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
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别館
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
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
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
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
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
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

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又以為嫉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齏嘗與

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絶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駃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馬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顔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

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所擇使者曰君侯服

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乃車載詣東市崇乃

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祚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苞曾孫樸字元眞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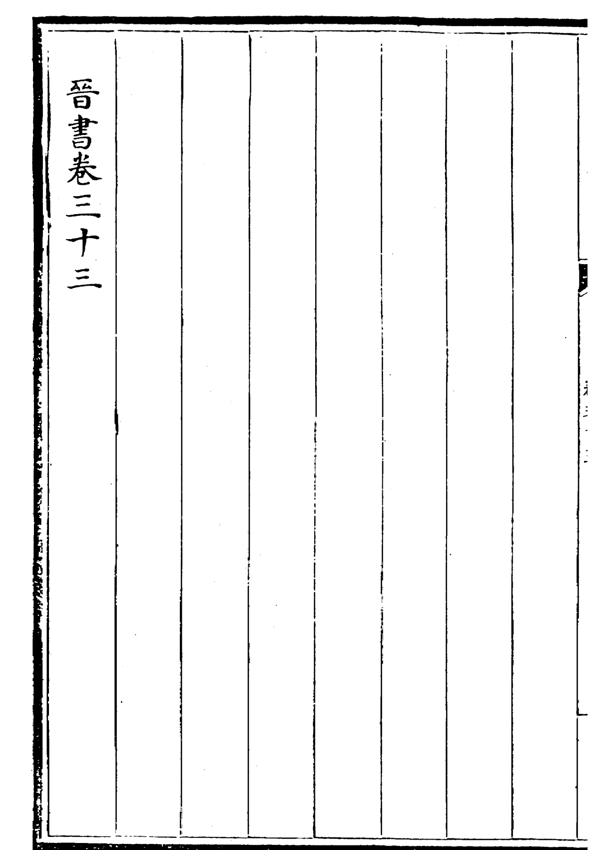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

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

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靃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蜋襲其後也

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遲暮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摻芬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昔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卷三十三